



山城的传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山 城 的 传 说

本 社 编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成 都

封面设计：戴 卫

责任编辑：马幼明

山 城 的 传 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frac{1}{2}$ 字数 50 千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500册

书号：10118·541

定价：0.23元

目 录

胡世合事件	程梓贤口述 雷宗荣整理	1
杨柳街	康工弟 搜集整理	26
翘脚街	胡为孝 搜集整理	34
鹅公岩	曾令弟口述 雷宗荣整理	38
涂山和呼归石	杨 健 搜集整理	47
歌乐铃音	陈宗树 搜集整理	51
将军坟	程梓贤口述 王正平整理	58
五福宫	刘长贵 唐文光 搜集整理	62
允丰正之谜	曾右石 搜集整理	67
陆稿荐	黄湘雄 搜集整理	80
会仙桥	段云璞 搜集整理	82
金竹寺	曹运钧 雷宗荣 搜集整理	86

胡世合事件

程梓贤 口述

雷宗荣 整理

话说旧时的重庆，有三个小小的发电厂——大溪沟、鹅公岩、弹子石电厂，发出的电力总共一万二千瓩。全市工、商业用电不足，市民更是经常“打黑猫”，电荒非常严重！是什么原因呢？故事就要从这里说起。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下午，太阳落土了。大溪沟发电厂的外面，有一间小屋，墙壁周围和房顶上，到处是框框眼眼，太阳出来抵倒晒，落雨天就抵倒淋。这间破旧不堪的屋子，是电厂工人休息的地方。就在这里，工人们坐的坐倒，站的站倒，跼的跼倒；有的在喝水，有的在抽叶子烟，大家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工人朱迎春说：“弟兄们，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哪个搞起的？”

“啥子事情？朱师傅！”

“啥子事！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这些工人一天做到黑，一年做到头，每天要做十几二十个钟头，到了月底去关饷，经理睁起眼睛说瞎话，说他蚀了本、没有钱。我们做一伙就这样白做了？我家里有老父老母、妻室儿女，就看到这几个救命钱。不怕大家见笑，硬是锅儿都吊起打铛铛了！你们说这究竟是哪个的咄？”

“嘿！朱师傅，你还不晓得啷？”

说话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多岁，长得来敦敦笃笃的，叫李如春。别看他人年轻，做事非常下细。他接倒往下说：“我听说，有人偷电！”

“偷电？哪个偷电？”

“还不是那些歪人、恶人，那些国民党当官的嘛！”

“李如春！这话我也听倒说过。街上许多老的、少的还唱了几句顺口溜：‘好个陪都城，昼夜雾沉沉，电灯一拉亮，象根红头绳。’确实，我们一天发了这么多电出去，你看那些电灯嘛，死瞅死瞅、要熄不熄的，这里头是有名堂！”

正说间，从外面走进一人，气冲冲的。他把脑壳上戴的藤帽一揭，“嗖——”地一声往侧边一甩，把腰间皮带一松，取下踩板往旁边一丢。大家掉头一看，正是大溪沟电厂线路队的技工胡世合。

胡世合的岁数不到四十，四川安岳人，进厂二

十年了。生活的折磨，使他的身体比较瘦弱。他上身穿一件旧褂褂儿，下穿一条补巴裤子，打双光脚板，蹬一双水爬虫草鞋。朱师傅见他怒气冲冲的，忙问：“胡师傅，啥子事？你跟哪个吵了架吗？”

胡世合说：“各位弟兄！这个社会成啥子世道啊！现在公然偷电的，不是一般人罗！别的不说，就说苍平街（今邹容路）又新戏院对门那个‘中韩文化协会餐厅’，就是偷电偷得最凶的！这个餐厅又是舞厅，不光是照灯照得多，他们煮饭、炒菜、烧水也都用电。用电不拐嘛，该办个手续，安个表吖，手续不办，表也不安，搭根街线就用起。我们打了几回招呼，那几娘母稳起不理。我们把线跟他们剪了，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接起。前天我们线路队的孙光荣、吴安全又去跟他们说，那大阳沟派驻所的警察、官井巷保安队那几爷子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公然说我们是妄加干涉，还说那个中韩文化协会餐厅是啥子蒋委员长和韩国总统李承晚打伙开的，哪个有资格来干涉。他们不但不听招呼，还大打出手，把孙师傅和吴师傅抓去关起。后来我们找他们说理，才把人放了，电还是照样的偷。弟兄们，你们说气人不气人？！”

“胡师傅，不要紧，明天把我们线路队的弟兄多喊几个去，一钳子把线剪了，把电杆给他撬了，看他几娘母照，照个铲铲！”

“对！李如春说得对，明天我们都去！”

“要得！”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都说要去。坐在工具箱上的老师傅张大涛，把叶子烟使劲叭了两口，慢吞吞地说：“弟兄们，大家坐倒坐倒。你们说把餐厅的电线剪了，杆杆撬了，怕没得那么撒脱！你们晓不晓得，那是个啥子地点哟？”

“张师傅，是个啥子地点嘛？”

“在那个地方拱进拱出的人，都是国民党的一些‘大鸡脑壳’，如象啥子孔二小姐呀、卢三小姐呀……还有一个吃得开的人，叫田凯，又名田世兴，他是餐厅的‘外交经理’，又是卫戍司令部的稽查（特务），是点公事人罗，还是重庆‘九幺十八凯’的头头。你们说明天去撬电杆，没得那么简单！我们都是空手，那几娘母身上都别得有‘硬火’，弄不好我们要吃亏。”

“张师傅，你说了半天，我问你哟，啥子东西叫‘九幺十八凯’？”

“‘九幺十八凯’都是重庆的流氓神。九幺就是王老幺、周老幺、冷老幺、温老幺、史老幺、蒋老幺……十八凯就是田凯、韩凯、唐凯、颜凯还有庞凯一帮拉，总而言之是‘一挑沙锅滚下崖——没得一个好的’。”

“张师傅！不管他啥子妖、啥子凯，我们工人怕他哪样！他事情做得没道理，就是螃蟹，也要扳

他的脚脚！”

“对头，跟那些人有啥子道理讲哟，我们只管去就是了。”

人们正在议论纷纷，忽听一人喊道：“弟兄们，大家冷静点，一起来好生商量商量。”这声音洪亮，听起来十分熟悉、亲切。大家一看，在胡世合旁边站着一人，年纪四十上下，中等身材，紫红色的脸膛，黑黝黝两道浓眉，圆睁睁一对大眼，神光炯炯，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青悠悠的头发，戴了一顶藤帽，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衣服，还补了两个巴巴；腰间捆了一根皮带，脚上穿一双江北静观场的薄板草鞋。左手提一副踩板，右手握一根钢钎。他就是发电厂线路队队长余正刚。不过一般人只晓得他为人正直，最肯帮忙，说话做事有板有眼，所以都很敬重他，却不知他还是电厂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哩！

大家赶忙招呼让坐。余正刚不慌不忙地接着说：“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胡师傅说的事情确是那样。弟兄们！抗战已经八年了，我们工人流了多少血和汗！然而国民党政府嘴巴上喊‘抗战救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前方吃紧，他们在后方紧吃！现在眼看抗战快要取得胜利，他们还唯恐天下不乱，到处胡作非为。后方搞不好，前方抗战当然要受影响。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嗯，队长，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看他们简直是存心破坏抗战！”

“是的，确实是这么回事。至于明天怎样行动，我看先派两个弟兄到大阳沟派驻所去联系一下，通知田凯叫他们照手续办事，如果他们硬是不听，我们再去剪电线。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些人手毒心黑！”

“余队长，我也要去哟！莫看我张大涛年纪是大得点，人还精蹦！”

“要得！就这样办！”

第二天一清早，胡世合、吴兴方、孙光荣、李华清还有张师傅和李如春等十几个工人，从大溪沟出来，爬上观音岩，走七星岗，经方家什字（现重庆宾馆），倒拐定远碑，转个弯就是夫子池，经国泰电影院（现和平电影院）就到精神堡垒（现解放碑），再往高头走点点，就拢了中韩文化协会餐厅。

一拢餐厅门口，只见街上站了不少的人，有人指着餐厅门口那根电杆在说：“我们是正南齐北办了用电手续，每个月缴了电费，结果经常‘打黑猫’，你看他们拉根街线就照起，硬是‘强盗打灯笼——公然而然的’……”

“算了算了，你娃少说两句，谨防……”

“咄，你看你看，今天电厂来了这么多工人，

怕要出事！”

观看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是过路的，有的是来凑威的，有的是来帮忙的。

胡世合用手指着餐厅，对大家说：“看嘛！他们又把线搭起了，还包了这么多胶布，硬是安了心的哟！”

李如春吼一声：“让我上去剪！”

“不，还是我去！”

“胡师傅，那就下细点罗！”

只见胡世合戴上藤帽，蹬紧草鞋，拷好工具袋，把踩板往电杆上一搭，拴好保险带，纵身上去，脚踏踩板，一板一板往上展，“登、登、登”地爬上了杆顶。

胡世合居高临下，透过窗门往舞厅里一看：简直是群魔乱舞！这个地方跳舞，白天在跳，黑了也在跳，清早八晨也在跳。那黑管、白管、铜管、钢管使劲地在吹！那大鼓、小鼓、长鼓、扁鼓拼命地在敲！嘴都吹肿了还在吹，手都敲痛了还在敲。随着“蓬嚓嚓”的声音，只见大肚皮抱倒小腰杆，偏颈子扭倒矮个子，在那里搞不拢耸，哦吹连天，乌烟瘴气！那大灯小灯、吊灯壁灯、红灯绿灯霓虹灯，白天黑夜都照起，硬是不要钱喃！

胡世合一看，顿时火冒三丈！他从工具袋里取出钳子，对准电线，“咔嚓”一声，撇脱，一夹钳

就剪了。呸！电线一断，只听里面在精抓抓地叫唤：“喂，是哪个的？”“电灯熄了，不忙跳了！”“慢点嘛，喊你莫忙跳了，还在跳！把别个的大脚指拇都踩扁了！”“喂！田凯！咋个搞起的吔？”

田凯虽是个行势人，还有比他更行势的，啥子警察局的侦缉队长罗、稽查处长罗、谍察处长罗，一窝蜂都吼起来了：“吔，田凯！今天才跳一哈哈儿，就把灯跳熄了，你是哪个弄起的吔？”

田凯搞慌了：“我马上去检查……蒋老么！看是不是保险丝断了，你快点去整一下嘛！”

“田三哥！你哥子也是开玩笑哟！我们表都没有安，哪有啥子保险丝？”

“那哪个熄了喃？”

“是弄个的：就是昨天来过的那几个人，今天又来了，有个人爬上电杆，一夹钳就把线剪了。”

“哪里来的人？”

“看样子是电厂来的。”

“有好多？”

“吔，有点多呢，街上的人更多，把街都轧断了。”

“你就看倒他们剪？哪个不跟我打？”

“田三哥，过说吗哪个！你去看一下：那么多人，手上还有东西，我怕还没有打倒别个，自己就

挨了！”

“喊温老么，马上跑到官井巷保安队，叫牛队长派点人来。还有，你去把史老么、庞凯他们通通跟我吆出来。对那些工人，听交涉的就算了，不听交涉就跟我打！打拐了有我！”

一会儿，田凯带起“九么十八凯”一帮拉接了过来。

胡世合这时正在电杆上。下面李如春、张大涛一看，来了一帮帮不三不四的家伙，一个个揸脚舞爪，凶神恶煞。但看其中为首一人，站在门口，这老儿三十多岁，面无血色，戴一副墨镜，梳的是拿破仑脑壳，穿一套泥巴色的西装，打一根菜花蛇的领带，腰杆上别了一支左轮手枪，硬是行势流了！此人就是田凯，他边走边吼：“让开！让开！”这时胡世合已下了电杆，他认得田凯，而田凯认不倒他。田凯凶神恶煞地向着他劈头就问：“那根电线是你剪的？”

“是我剪的！”胡世合理直气壮地回答。

“为啥子要剪？”

“你们公开偷电，打了几次招呼都不听，所以要剪线。你们要用电，到都邮街电厂办事处去办手续……”

“咦，你还会说吔！我们照电从来不办手续。我问你，你认不认得倒我？”

“认得倒你。”

“我是哪个？”

“你是田凯！”

“嘿！‘田三爷’都不晓得喊！这样吧，电线不剪已经剪了，你马上给田三爷接起，如果今天不接起，嘿嘿！你恐怕也晓得田三爷的脾气！”

“你那些空话少说！再说一遍：要照电就去办手续，安电表，不然的话，下次还要连电杆都撬了！”

“好好好！你敢在田三爷面前这样说话！好大的胆子！”田凯气势汹汹地边说边在捞袖子。

李如春急忙走了过来，质问田凯说：“姓田的，你硬是不讲理喷？政府有取缔偷电的法令，你还是公事人，不该明知故犯，硬要码干吃净，不得行啰！”

田凯一听越是气慌了：“这娃还冲些些的咧！训起你田三爷来了！你是做啥子的？”

“工人，电厂的工人！”

“哼！工人！啥名字？”

“李、如、春！”

田凯指着李如春的鼻子说：“你、你敢在田三爷面前充行势，还得了！”一边说，一边把右手一亮，照着李如春脸上一耳光打去。李如春左手往上一挡，田凯就是一个捞窜，李如春右手紧握擂钵似

的拳头，对准田凯胸口上“呼——”就是一“冲捶”。只听“当”的一声，田凯一个仰翻叉，跌了个四脚朝天。这一跌，跌得好！哪个的呢？那个时候的马路很烂，尽是包包坑坑的，还有石头子子、玻璃渣渣。因此田凯那脑壳上就整起了几个“挤眉眨”，流了些“刀刀见”。田凯痛慌了：“哏，你娃要打哏？”使劲一个“乌棒奔滩”撑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在喊：“看倒啥子？给我打！”

这下可就闹热了。那“九么十八凯”从餐厅楼上把板凳脚脚、桌子换换、杯盘碗盏“乒乒乓乓”直往楼下砸来，楼下的工人们，将就这些东西往楼上砸转去。一些家伙朝工人接过来，工人们又往那些家伙接过去。不少看热闹的人，胆子小点的站在一边干展劲，胆子大点的就帮倒工人打。田凯见兄弟伙没有占到上风，就发起威来了：“你们这些家伙是吃屎的吗？”他这一吼，蒋老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手提一根黑漆板凳，“嗖——”地一声朝工人春过来。这一板凳哪个挨倒都麻烦，轻则要打伤，重则要打死。说时迟那时快，忽见一人从人丛中一闪，往上一纵，右手一个望空接桃，把板凳接倒。好！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余正刚。只见他双手抓住板凳，怒目圆睁，一板凳又春了转去。蒋老么正在喊：“给我打——”打字还没说完，一板凳春在他脑门上，打得他就地乱滚，精抓抓乱叫唤……

就在这时，忽听那边口哨“嚯——”不断在吹。随着哨音，有人在喊：“保安队来了！牛队长来了！”那保安队几爷子叮叮咚咚跑过来，边跑边在吼：“让开！让开！”牛队长跑过来：“田三哥，我们来了！”“你晓得老子挨了，这阵才来！哪个不等我死了才来！还不快把那些人跟我抓起来，凡是戴藤帽的都给我抓！”“那没有戴藤帽的呢？”“也抓！有好多抓好多！”

说得轻巧，这会儿抓得倒哪个？田凯此时凶相毕露，一下扯出左轮手枪，对准了工人……胡世合见势不好，从对面冲过来，想用两手把群众分开，哪知田凯从后面绕过来，“砰！”就是一枪，子弹从胡世合的背心打了进去。胡世合站立不稳，身子一晃。李如春急忙过来，在左面扶着胡世合，朱迎春赶忙在右边搀扶着。余队长抢步过来，亲切地问道：“胡师傅，怎么样了？”“队长，我不要紧，你们要注意！”大家一看胡世合身受重伤，禁不住大声呼喊：“田凯拿枪打伤人了！”吼声震动，人群顿时大乱。田凯吓慌了，车过身朝天打了几枪就跑。

“田凯跑了！捉田凯！”“从民国路跑了！快，那边把官井巷堵倒，高头在总土地短倒，底脚在吴抄手下面挡倒，莫让他跑脱了！”

田凯从小较场那尿巷子跑脱了。那些保安队的

警察一看田三哥都跑了，也都阴一个、阳一个地梭了。

工人们见此情景，都围倒余正刚：“余队长，这哪个办？”

“先救人，送医院！”

“送哪个医院？”

宽仁医院隔得近，就送那里吧！”

余正刚赶紧招呼了一辆黄包车，把胡世合扶上车，工人们都随着车子，一路小跑往医院而去。哪晓得刚拢医院门口，胡世合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含恨闭上了眼睛！

工人们眼见此状，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但是一时又不知如何是好。

“余队长，你说这事情哪个办？”

余正刚强压心中的悲愤，镇定地说：“我看这样：李如春，你马上跑回电厂，找工会理事陈铁夫说明经过，要他马上派车、派人来，把尸体接回去；同时打电话通知南岸、弹子石、鹅公岩电厂，也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们，请他们派人来。”李如春答应了一声，扯伸脚杆就跑。胡世合的尸体只好暂时停在医院门口，一会儿就围了不少的人，看的看，说的说。等了不多久，李如春跑了回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余队长！硬是气死人了！”

“不要慌！歇一歇，慢慢地说。”